

古畫中的「絡緯」

洪章夫

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是一首農事詩，描述豳地農民一年的生活情形，其中關於物候有詳細的記載。此篇第五章曰：「五月斯蠶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，入我床下。」清人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稱讚此章的筆法說：「自五月至十月，寫以漸寒之意，筆端尤為超絕。妙在只言物，使人自可知人物由在野而至入室，人亦如此也；兩『入』字正相照應。」今人王靜芝《詩經通釋》也說：「由蟲之動，見季節之變，迤邐到來，使人但覺漸至天寒歲暮，筆法極妙。」本文主要從文學與昆蟲學觀點切入探究中國古畫中的「絡緯」。

莎雞一名絡緯今俗稱紡織娘

可是〈七月〉詩句裏的「莎雞」，究為何物，歷來各家詮釋不一。相較諸家注解「莎雞」，以宋人羅願《爾雅翼》的描繪最接近《毛

詩》。據《爾雅翼》所記：「莎雞振羽作聲，其狀頭小而羽大，有青褐兩種。率以六月振羽作聲，連夜札札不止，其聲如紡絲之聲。故一名梭雞，一名絡緯。今俗人謂之絡絲娘，其鳴

時又正當絡緯之候。」（註一）對此蟲的描述，可用清人方旭《蟲薈》的解釋：「六、七月生草中，好夜鳴，其聲如紡線。故又名促寒娘，又名紡織娘，又名紡絲，又名絡緯，又名梭

雞。好事者畜之樊中，飼以南瓜花及絲瓜花，然秋深則死。即俗所謂紡織娘也。」（註二）莎雞有著發聲似紡紗聲的特徵，衍生出的各種異稱也如此有關，所以《詩經》的「莎雞」就是「絡緯」，俗稱「紡織娘」，即昆蟲學直翅目昆蟲中的紡織娘（*Mecopoda elongata*）。（圖一、二）

絡緯、蠨蛸非一物

除了「莎雞，又名紡織娘，又名絡緯」之外，《蟲薈》還說：「又一種似莎雞而翼短，不能蔽身者，俗名叫哥哥。人亦畜之，並以翼鳴。」（同

註二）據吳繼傳《中國蠨蛸譜》，此鳴蟲有蠨蛸、蛞蛸、聒聒、叫蠨蛸、叫哥哥（南方）、大鳴蟲、蚰子、乖乖、秋哥、短翅蠨蛸、優雅蠨蛸、中華蠨蛸等別名。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，頁一、二二）（圖三）昆蟲學者蔡邦華，早已清楚地分別出 *Mecopoda elongata* 為紡織娘，以其鳴聲如「軋織、軋織」之故；*Gampsocleis inflata* 及 *Gampsocleis grataiosa infusate* 才是北京街頭叫賣的「聒聒兒」。（註三）諸家「莎雞」的有關圖說，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之插圖（註四）（圖四）

及淵在寬（註五）、伊藤圭介（註六）之圖，皆如紡織娘。徐鼎所繪（註七），則類似本草學之「樗雞」。（圖五）岡元鳳之圖（註八），其觸角過短，如蝗蟲不類紡織娘。不過歷來文人和畫家，有將絡緯和蠨蛸混為一談的。

乾隆皇帝的「絡緯」

清高宗作了兩首詠「絡緯」的詩，且都有序。乾隆的詩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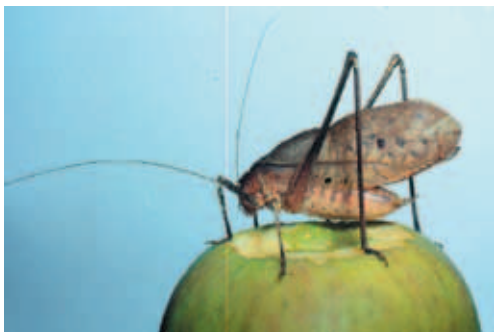
《御製詩二集》卷一〈詠絡緯〉
皇祖時，命奉宸苑使取絡緯種育於暖室，蓋如溫花之能開臘底也。每設宴則置繡籠中，唧唧之聲不絕，遂以為例云。

群知絡緯到秋吟，耳畔何來唧唧音？
卻共溫花榮此日，將嗤冷菊背而今。
夏蟲乍可同冰語，朝槿原堪入朔尋。
生物機緣緣格物，一斑猶見聖人心。
《御製詩二集》卷八十三〈詠絡緯有序〉（序文不錄）

翊翊蠅蠅鼓翼鳴，秋蟲應節作春聲。
化資青陸氤氳發，響映銀蟾誅蕩明。
謙論還因思召父，佳詞得未就歐生。
熙朝供奉百年例，欲罷翻虞近取名。



圖一 綠色型紡織娘 楊正澤教授提供



圖二 褐色型紡織娘 楊正澤教授提供



圖三 蠨蛸 李利珍教授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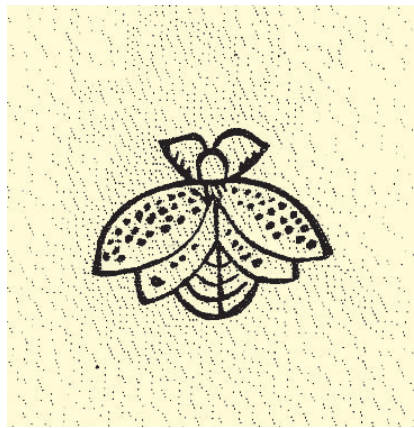
圖六 清 蔣溥 〈絡緯〉圖 繪有三隻蟋蟀和四隻螞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一，頁一七九—一八〇）清郭麐（一作麟）《靈芬館詞·懺餘綺語》卷一〈瑣窗詞蠅蠅〉云：「絡緯啼殘，涼秋已到，豆棚瓜架。」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五，頁六〇六）清富察敦崇《燕京歲時記》謂：「絡緯，聒聒兒之正名。」（北京：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一，頁八七）清陳淩子輯《秘傳花鏡》卷六〈養昆蟲法〉

中有蜜蜂、蛺蝶、蟋蟀、鳴蟬、金鐘兒、紡績娘及螢，其中提到「紡績娘，北人呼聒聒兒。」（康熙二十七年刻本，葉四十九右。）徐鼎曰：「莎雞似蝗，毛翅數重，止而振羽，而作聲有如紡緯，今吳人呼為紡績娘。」（同註七）可見明、清文人是「螞蟴、絡緯、紡績娘」不分，就不能怪高宗稱「螞蟴」為「絡緯」了。

螞蟴、絡緯非一物
〈七月〉第五章前段云：「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」程頤《河南程氏說經》曰：「斯螽、莎雞、蟋蟀，說者雖為三物，然考詩意，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。」（清同治十年，六安求我齋金陵刻本，第三〈詩解〉，葉十九左）朱熹《詩經

蔣溥有一幅畫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十一冊，頁三五七）（圖六），除了記錄乾隆皇帝的〈詠絡緯有序〉詩之外，款識曰：「絡緯秋蟲，向例於溫室中養。至春正月十六日，賜宴於



圖五 清 徐鼎 《毛詩名物圖說》之「莎雞」



圖四 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之「莎雞」

圓明園正大光明殿。鼓樂既奏，音響四作，特命臣溥、臣劉綸、各賦詩一首。未及片刻，睿製於筵上先成，獨切春候秋蟲。臣等所作，竝屬浮泛，不能細貼時物，猶之丹鳳和鳴，百蟲失響。臣退而繪圖，敬錄製一章，以誌盛典。臣蔣溥。」蔣溥在此盛典所賦詩云：「春候秋蟲入睿吟，陽和不遺峭寒侵。定逢西極崇朝捷，先聽幽風七月音。鼓翅依然藏葉日，調笙無異隔牆砧。御筵正值祈農後，微物還傳紡績心。」可見他「退而繪圖」所畫的「絡緯」，顯然是指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那六月振羽、俗稱「紡績娘」的「莎雞」。圖中的七隻蟲，有四隻在地上，其中三隻是蟋蟀。另外一隻和樹上那三隻，觸角大致與體軀等長，可以看出是螞蟴目的昆蟲。雖然不見有具劍狀產卵器的雌蟲，卻也不像生活在樹木上的蛺蝶或樹蟋，而是螞蟴類。可是這四隻「還傳紡績心」的微物，翅長未及腹端，不像是前翅和後翅發達的絡緯（紡績娘）。

高宗〈詠絡緯〉序曰：「皇祖時，命奉宸苑使取絡緯種育於暖室，蓋如溫花之能開臘底也。」說明清宮裏自康熙時起，已經開始繁殖鳴蟲「絡緯」，用以侑酒助興。高宗〈榛蠅之類〉（《御製詩集》卷五十二）不過由上述《蟲會》引文可知，雖然絡緯可以「畜之樊中，飼以南瓜花及絲瓜花」，但是秋深則死。而冬季人工繁育螞蟴的方法，明朝就已經有了。（吳繼傳，《中國螞蟴譜》，頁二）《中國螞蟴譜》中還提到可用人工繁育螞蟴，控制長成使其分批羽化，故一年四季都能聽到螞蟴的叫聲。所以高宗說「皇祖時，命奉宸苑使取絡緯種，育於暖室，蓋如溫花之能開臘底也」的「絡緯」，是螞蟴。蔣溥畫的「翼短，不能蔽身」的「絡緯」，也是螞蟴。

明劉侗、于奕正合撰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之三云：「有蟲，使腹青色，以股躍，以短翼鳴，其聲聒聒，夏蟲也，絡緯是也。晝而噪，斯鳴矣，夕而熱，斯鳴矣。稽籠懸之，餌以瓜之餉，以其聲名之，曰聒聒兒。」（上

促之言也。里語曰趨織鳴，懶婦驚是也。」（註九）馬元馭的「趣織」就是「蟋蟀」，可是所畫的是絡緯（紡織娘）的綠、褐兩型。（圖七）

馬元馭題款中明言「趣織」，畫的卻是「絡緯」，可能是受《古今注》的影響。晉崔豹《古今注·魚蟲第五》的「蟋蟀」注，雖因版本不同，文字略異，但內容大致相同。《百川書屋叢書》影印芝秀堂嘉定本《古今注》曰：「莎雞，一名絡緯，一名蟋蟀，謂其鳴如紡緯也。」（註十）故後人遂將「莎雞、絡緯、蟋蟀」混為一談。「蟋蟀」一詞早見於《詩經》，且〈七月〉第五章前段別言莎雞與蟋蟀，可知其非一物。

無款的古畫，後人代古人擬畫名之中，也有些用「蝻斯」為題的。五代後蜀黃筌長春花鳥中有〈海棠蝻斯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二冊，頁四十），畫的是綠色型的絡緯。宋韓祐的〈蝻斯綿颺〉（《故宮書畫錄》，卷六，第四冊，頁二二），圖中有綠、褐色型絡緯各一隻。諸仙妙繪冊中的〈海棠蝻斯〉（《故宮書畫錄》，卷八，第四冊，頁

一六二），畫的是褐色型的絡緯。

其他畫家筆下的「絡緯」

除上述蔣溥的「絡緯圖」之外，畫家自題詩句中，明言所繪即「絡緯」的，尚有清曹有光：「辛卯七月之望，寫得高棚絡緯送秋聲之句，西冷畸士曹有光。」（《故宮書畫錄》，卷六，第四冊，頁一七五）、清惲壽平：「曾向此中聽絡緯，秋風先上舊山衣。」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四冊，頁一三八）、清楊大章：「豆角成時絡緯鳴」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七冊，頁一三七）、清劉德六花卉：「數聲絡緯秋涼」（《林宗毅先生林誠道先生父子捐贈書畫圖錄》，頁八四、一八一）。這四位畫家所繪，確為絡緯無誤。

清蔣廷錫仿宋花鳥中的〈僧鞋菊絡緯〉，自題詩云：「藥味香生紅木莓，鄉心秋到碧莎雞。」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四冊，頁一八四）。蔣廷錫張照書畫合璧的〈扁豆花絡緯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八冊，頁九六）（圖八），也有張照題的「一聲絡緯鳴。縞茶來隣家。」詩句。但是二圖中那

兩隻「翼短不能蔽身」的草蟲，卻都是蝨蠮，不是莎雞（或絡緯）。

有些古畫無畫家自題詩句，後人代古人所擬畫名用「絡緯」，如清王武摹古花卉中〈絲瓜絡緯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三冊，頁三一〇）和清蔣廷錫畫花鳥中〈山丹絡緯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四冊，頁二九六）。前者有一隻絡緯，但是後者畫的是一隻蝨蠮。

下列古畫無畫家自題詩句，後人代古人所擬畫名中，雖不言「絡緯」，但畫中有此蟲：宋人〈草蟲瓜實〉（《故宮書畫錄》，卷八，第四冊，頁一六〇）、宋黃居宋草蟲（梁詩正行書題句，不言「絡緯」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八冊，頁三四〇）、元王淵畫花卉〈菊石竹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二冊，頁一一六）、清王武花卉〈扁荳花〉（有款，但未提「絡緯」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二十三冊，頁三〇六）。

五代南唐徐熙有一幅畫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十五冊），拖尾仇遠題跋有「忽為草蟲（鳴）憐」的詩句（頁一〇二），此草蟲是絡緯（頁一〇二）。宋錢選寫生圖（六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

集註》從之而注〈七月〉篇曰：「斯蝻、莎雞、蟋蟀，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。」（臺南：大孚書局，二〇〇六，頁七二）「斯蝻」就是「蝻斯」，「五月之斯蝻」、「六月為莎雞」、「七月

為蟋蟀」，此一月一變之說，顯然有誤。前面已經說過莎雞又名絡緯，所以蝻斯不是絡緯。

清馬元馭畫的花卉中有一幅，品名〈秋葵蝻斯〉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



圖七 清 馬元馭 〈秋葵蝻斯〉圖 所繪為綠、褐兩色型絡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第二十四冊，頁一七一）。網路版的道書《弘道錄》中，引用《詩經》的「蝻斯」寫成「蝻斯」。網路上也有人把「蝻斯衍慶」寫成「蝻斯衍慶」。但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影印《正統道藏本》中的邵經邦撰《弘道錄》卷之四、頁四八八，所用皆為「蝻斯」，而非「蝻斯」，應該是網路版出錯，非《弘道錄》有誤。

馬元馭這一幅有款的畫，後人代擬品名〈秋葵蝻斯〉用「蝻斯」，顯然是「蝻斯」的筆誤。而且〈秋葵蝻斯〉畫中的兩隻蟲，也不是「蝻斯」。有關古畫中「蝻斯」的問題，可以參考本月刊第三二期的拙作。

馬元馭題此畫曰：「趣織催人織。苦向霜夜鳴。東鄰有懶婦。不聞機杼聲。」《淮南子》曰：「涼風始至，蟋蟀居奧。」高誘注：「蟋蟀，蜻蛚，趣織也。」（《淮南子箋釋·時則訓》，嘉慶甲子重鐫聚文堂藏板，葉七左。）丁晏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》曰：「蟋蟀，似蝗而小，正黑有光澤如漆，有角翅，一名蜚，一名蜻蛚。楚人謂之王孫，幽州人謂之趣織，督

宗曾經在初春時候，聽到從溫室裡傳來的絡緯叫聲，刻意組合而創作的。

筆者對國畫毫無研究，不過這七、八年來研究《詩經》的昆蟲，對於古今昆蟲名稱的變異略有所得。所以再次野人獻芹，提供探討草蟲畫的心得，讓國畫專家們了解這些草蟲，能對草蟲畫作更合適的詮釋。

誌謝：本文撰寫期間，承蒙黃東陽教授多方協助、李利珍教授和楊正澤教授提供圖片，又蒙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潘銘燊博士及林瑟齡女士，協助查尋資料，皆致本人之謝忱。

作者為美國農業部退休昆蟲學研究員



圖八 清 蔣廷錫張照書畫合璧 《扁豆花絡緯》 兩隻皆為蝸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第二十一冊，頁九二）有一隻草蟲，不是蝸蝓，但是也不太像絡緯，似乎對所繪對象掌握不足。戊申春三月，明宣宗於武英殿，御製賜狀元馬愉的寫生卷畫中（《故宮書畫圖錄》，第十八冊），蝸蝓的右下方有一隻絡緯（頁一〇九、一一一）。唐璐主編《中國傳世花鳥名畫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戲劇出版社，二〇〇

一，上卷，頁一四二）中的明杜大成《花卉草蟲圖》，有一幅也有一隻絡緯。可是清藍濤題唐耿漳（一作王昌齡）詩句「秋風動禾黍」的畫，圖中那隻朝向鮮紅野果的絡緯，在《中國花鳥名畫全集》中，卻被誤認成蚱蜢。（光明日報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，雜畫冊之四，頁三八〇）

結語

古畫若有題款，畫的意境及涵意就甚了了。但無款的古畫，後人往往依畫的內容代古人擬畫名，便難免疏失。畢竟當代題者誤認圖中的景物（如動植物），連帶著讓代擬的畫題和今人描述畫中的內容，有了失去作品原有題意的可能。所以對無題款的畫作，就更應該仔細地辨識所繪的內容。此類問題，筆者已於本月刊第三二一期「蝨斯」一文中指出。這些畫中的草蟲，或許是經昆蟲學家鑑定過。但是現代的昆蟲學家，未必了解古今昆蟲名稱的變異，難免導致「張冠李戴」。不過即使有題款的古畫，有時畫家也會因為通俗的用法，無意中「畫錯」了蟲。例如蔣溥〈絡緯〉圖的題款，雖有「先聽幽風七月音」、「微物還傳紡織心」詩句，來「鎖定」所畫的是「絡緯」，但是實際上畫的是「蝸蝓」。可是後人就因為乾隆皇帝的〈詠絡緯有序〉詩和蔣溥的題款，認為這幅畫是蔣溥根據高

註釋

1. 羅願，《爾雅翼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二二年景印《學津討原》本），卷五，葉一右至葉一左。
2. 方旭，《蟲書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景印《聚學軒叢書》本），頁一九三。
3. 蔡邦華，《昆蟲分類學》上冊（北京：財政經濟出版社，一九五七），頁二二五。
4. 陳夢雷編，《古今圖書集成·博物彙編·禽蟲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一九七六，影印武英殿聚珍銅活字本），第一百七十五卷，頁一六七八。
5. 淵在寬，《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圖解》（臺北：大化書局，一九七七年影印日本文化五辰歲（一八〇八）養真堂藏本），頁三八四。
6. 伊藤圭介，《錦窠蟲譜·蟲譜圖說》，收於安政六年（一八五九）《伊藤圭介文庫》本，卷之九，冊十。
7. 徐鼎，《毛詩名物圖說》（臺北：大化書局，一九七七年影印日本文化戊辰唐本翻刻），頁八四。
8. 岡元鳳纂輯，《毛詩品物圖考》（臺北：大化書局，一九三七年影印日本天明四年和刻本），頁九一八。
9. 丁晏，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一九八五年景印《古經解彙函本》），卷下，頁五九。
10. 晉崔豹，《古今注》（陶湘輯《百川書屋叢書》，影印芝秀堂嘉定本，一九三〇至三一年），葉八右。